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高峯文集卷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何昀

欽定四庫全書

高峯文集卷三

宋 廖剛 撰

表

興化軍到任謝表

備數柏臺初之紀綱之助求歸梓里濫膺符竹之分省分夌兢戴恩感激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糟粕末學樸樕瑣材姓名偶玷於天聰聲跡頓榮於宸翰南箕不簸重媿虛稱朝陽一鳴寧非素志屬雙親之垂

老叩九閽以陳詞天地無私曲被容光之照犬馬有養難忘從欲之仁此葢皇帝陛下聖度兼容皇慈善貸妙雖行乎天道微亦察於人倫畧大義而信父子之恩簡具官以圖郡邑之政是令孱鄙猥冒寵靈臣敢不懐懼淵氷究心芻牧日邊清夢尚追龍尾之班海角孤忠式謹葵葉之候未填溝壑誓補涓塵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天寧節賀表

伏以天祚元聖運當火德之隆候届小春慶浹江流之
大萬靈稽首四表傾心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帝武儲祥河清協瑞圖治百王之上收功千
載之餘日月逾明山川增氣涵養既均於普率懽呼靡
間於邇遐執玉稱觴一一華封之祝望雲就日人人天
保之歌臣竊守郡章阻趨朝著遥跂鵷鴻之列曷勝螻
蟻之情

謝主管杭州洞霄宫表

居閒積歲不堪家食之艱錫命自天獲遂真祠之請戒養初營於甘旨素餐終靦於面顔感戴惟深凌兢增劇中謝伏念臣窮鄉冷族末學陋儒徒念異時教養之恩莫適今日艱難之用尚欲偷生於田里固知負罪於神明上皇寘臣於學宫亟還臺屬淵聖訪臣於海嶠以備諫員前無隕首之忠嘉後有纒心之痛憤何嗟及矣可勝道哉賴日月之有明幸乾坤之再造既獲後於衆人之死復容伸其一已之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堯

仁日嚴舜孝艱險萬狀獨知大歷之無疆憂勤百為不
忍一夫之失所憫其將母以來諗為之頒禄以代耕僥
冒兹多賢勞安在虎頭畧地方須横槊之豪龍尾朝天
敢謝奉璋之髦第效封人之祝益祈皇祚之隆洪造難
酬丹誠徒竭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除福建路提刑謝表

分職省曹初以便親而丐免按行鄉部遽蒙改命以遂
私幸嘗熟察於民風庶獲盡心於邦憲戴恩甚渥撫已

增榮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賦命奇窮謀身迂拙雖朝廷收録之意每厚然丘壑退藏之日為多憂患餘生自阻風雲之會艱難多故未伸犬馬之勞嘗思量力以效忠不敢愛身而避事迺者猥膺除召亟遂奔趨偶攖疾於中途復言還於故里旋值擾攘之寇近與阡陌之間方愚民乘勢擁衆以横行適所在之兵經時而勿問善良無所控告井邑為之一空目傷沸鼎之聚魚身慮積薪之及火遂忘出位姑事招攜蓋念無知之

民本皆樂業之俗或緣艱食有失撫存况多無辜實爲
驅脅因廣好生之德盡寬必死之誅尸祝不可以治庖
實憖越俎鄉鄰有望於救鬬寧免纓冠豈謂赦其狂易
之愆委以澄清之任庶幾將毋不必遠家示曲記於孤
忠冀或伸於來効郊壓若此綿薄何堪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堯大普容舜明遍照開遠俗自新之路無疾于頑
嘉儒生惡殺之心不求其備謂撫民在去其邪虐而折
獄莫尚乎哀矜既能息一鄉之爭或可當八郡之寄刀

劒漸消於牛犢共歸祝網之仁衣裳不易於介鱗終賴舞干之化此聖德之所感名豈愚臣足以奉承但竭駑疲庶逃鰥曠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除吏部侍郎謝表

右史清班已玷記言之選東曹貳職遽分擇吏之權責任彌深凌兢增劇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才不適用仕本為貧淵聖取之於奇窮留滞之中陛下振之於憂患摧頹之後諫垣迅召既以親辭省闥優除亦緣

病免迺者方解外臺之印復參劇部之聯曾未踰時遂躋近列璺筆操牘而隨後初無補於憂勤啜菽飲水以盡歡實難忘於定省有懷未白宜去而還詎安迹於華途祇厚顏於公論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被湯德日新曾片善之弗遺庶羣材之並進謂嘗試攝因使叨瑜臣敢不恭奉訓詞力除姦弊非無格法豈容賄賂之公行倘悉稽違固有日月之可考誓服勤於夙夜冀少答於眷私利國可為捐軀何愛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

屏營之至

兼侍講謝表

銓吏劇曹濫蒙超擢談經邃幄併荷殊私辭不獲從愧無所措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聞聖人立言以垂教蓋將為萬世之傳明主稽疑以治民必欲兼百王之治使孔孟之訓愈久而無替則文武之道何時而不行然而書雖存而迹已陳語有窮而意無盡非得通方之學曷明至當之歸顧臣何人辱兹遴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舜智好問禹能不矜當國家多故之時修祖宗暇日之
事詳延儒雅博考異同横槊賦詩不數建安之小技投
戈講藝獨追東漢之高風豈惟資所得以正心固將推
有餘以濟物夫何孤陋獲預討論浩若淵泉第覺微言
之深遠煢然爝火寧增大學之光明姑誦謏聞仰承休
德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除給事中謝表

叨陞峻職果招致於煩言忽沐寬恩與蠲除其罪籍拜

絲綸之舊渥滁媒孽之久汙感戴特深凌兢增劇伏念臣荒疎末學椎魯凡材初無經世之資徒有尊君之念偶然奏對荷聖明特達之知薦被褒遷皆豪俊清華之選濫塵非據飛謗由生賴公道之方行俾無辜之終免此蓋皇帝陛下堯仁徧被舜智周知曲成萬物于甄和不忍一夫之隅泣于君子小人之際克謹其難察儒生學士之心敢忘於孝務消朋黨之獘靡容譖愬之行是使危蹤獲安成命臣敢不益堅愚守力奮孤忠精衛雖

微恃不分於用志駑駘已老或有取於迷途誓捐頂踵之私圖報乾坤之造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給事中賜對衣金帶謝表

憂患摧傷偶存餘息讒誣昭雪遂逭嚴誅丹墀方幸於朝趨青瑣復叨於夕拜襲衣增飾深慙衣錦之榮寶帶生輝更覺服金之濫恩光疊被感涕横流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才不逮人仕初為養疇昔薦更於臺省屢以親辭中間冒攝於銓衡日思外補有懷未白

宜去而遷是令貝錦之巧成幾至搢紳之不齒忽承明詔下逮衡門滌瑕疵於指摘之餘施雨露於凋殘之後復寘論思之地俾輸獻替之忠顧臣孱微將何報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徳日新用人惟已而不惑於閒言以道覲能而悉歸於器使猶矜戇直未忍棄捐臣敢不恪奉訓詞益堅晚節回天有路所憂綿力之難勝填海無期獨恃此心之不變尚圖微效少答洪私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除刑部侍郎謝表

國命與聞莫稱殿中之職邦刑專宰詎為天下之平委畀匪輕凌兢增劇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箕裘冷族糟粕陋儒竊科第者凡三十年謾叨禄食在朝廷者纔一兩歲更拙身謀重去庭闈遂安田里幾已膏肓於泉石昌嘗夢想於雲天陛下起之於廢棄之餘振之以清華之選曾不數載遽列從班懃負滋多方欲投誠而引退恩榮猥及何圖冒寵以更遷揣分非宜捐軀

奚報此蓋皇帝陛下堯天惟大湯網克寛聿求折獄之良用廣好生之德獨憐忠朴數見謂為老成庶克公平靡或容於宼濫臣敢不恪遵成憲深體至懐每惟君子之盡心敢謂哲人之細事誓殫犬馬之力仰副乾坤之仁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謝表

叩閽有請初縁衰疾之私奉詔俄驚載荷寵靈之渥叨塵非據慙負弗勝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居其

實者君子所以自修與之名者聖人盖將示勸寓直絲綸之寶閣要歸翰墨之洪儒國之光華士所矜式如臣無取豈所宜蒙盖遇皇帝陛下堯大體天舜明燭物曾不遺於片善每加恵於羣工是以竊食於鄉邦復許聯榮於禁掖雲章奎畫託神物之護持金馬玉堂覺天威之咫尺臣敢不銘心恩意浴德訓詞誓將螻蟻之微仰答乾坤之造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漳州到任謝表

二年持槖訖無補於涓埃千里分符第有慙於綸綍亟
宣詔令用慰吏民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賦
性疎戇奮身寒遠粗識古人出處之大致恨無今日經
濟之長才誤被簡知薦塵華要南箕北斗寧逃尸禄之
譏白髪蒼顔更抱負薪之疾初幸投閑而屏處繼求補
外以效勞仰荷聖慈俯從愚懇因許過家而上冢不妨
便道以之官惟是漳濵實窮閩境其民鄙野而獄訟
素簡其地僻左而賔客少過遽竊此便安將何報稱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徧覆盛德兼容立賢無方使臣以

禮念臣嘗居近列而備知德意以臣曾官是邦而熟諳

人情借日懦庸庶能辦集臣敢不本中和而為政審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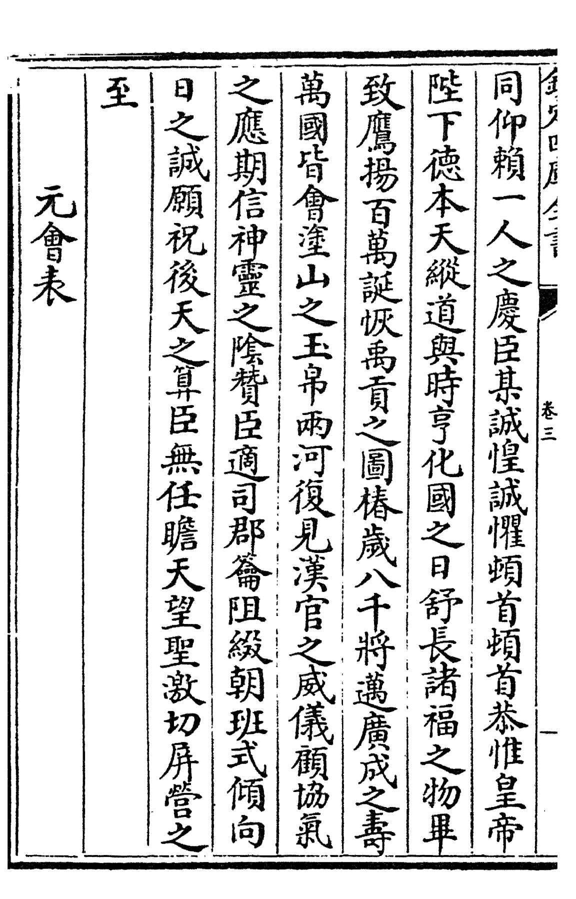
數以宜民期殫夙夜之勤少答乾坤之造皃飛雖遠未

妨勃澥之春鶩駕已疲徒結軒墀之戀臣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

冬至大朝會表

陽氣潛萌君道寖長四方來賀肅陳亞歲之儀萬福攸



同仰賴一人之慶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皇帝
陛下德本天縱道與時亨化國之日舒長諸福之物畢
致鷹揚百萬誕恢禹貢之圖椿歲八千將邁廣成之壽
萬國皆會塗山之玉帛兩河復見漢官之威儀顧協氣
之應期信神靈之陰賛臣適司郡籥阻綴朝班式傾向
日之誠願祝後天之算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
至

元會表

三陽應候肇迎交泰之祥四序更端誕布始和之治照臨所逮慶抃攸同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履正當陽體元御極協帝之則與物為春惟克享於天心用再造於王室六龍夙駕允符虞舜之省方萬騎長驅已邁周宣之復古福如川之方至道與時而偕行臣叨守左符欣逢盛旦莫預稱觴之列徒傾向日之心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賀天申節表

長發儲休天啓興王之祚誕彌紀瑞時標申命之符萬福攸同四方來賀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丕承寶緒寅御洪基紹列聖以惟新契千齡而再造祥推甲觀允膺震夙之期候應鞮寅光被文明之治壽隆箕翼慶溢岡陵臣忝綴從班適分郡守遐瞻禹會徒傾就日之心竊效堯明仰賛後天之算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明堂大禮進馬表

宗祈之盛夙戒於羣工職貢之微爰升於內廐臣某誠
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聖惟饗帝孝在寧親啓重屋於
商堂將謹神靈之薦稽乘黃於周壤聿修臣子之常恭
惟皇帝陛下高拱法宫中興寳運遠羈縻夫與國盡駕
馭於英豪雖屬多艱不忘報本孝思維則洽華夏之懽
心祀事孔明申昊穹之駿命凡居近列率有彜章臣適
守左符阻陪鑾事銜恩未報每懷俎豆之懃去國方睽
更起軒墀之戀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明堂赦表

配嚴禋於穹昊已孚精祲之交渙大號於寰區誕布雕鴻之澤照臨所逮鼓舞惟均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若昔大猷順天休命二郊與宗祈間舉率循數疎之中三歲而巨霈一施不失邇遐之信既告成於盛禮用敷錫於繁釐樂與多方共承丕貺盖聖人孝子為能饗黍稷非馨而蒼生黎獻共惟臣室家胥慶矧下惟新之令仍除未便之科恩浹無垠歡騰有截臣

職聯宗稾身繫郡符望龍衮以駿奔阻陪執事占雞星而藺抃敢後承流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冬至大朝會表

初陽協序誕膺滋至之休吉月頒常更布惟新之德一人有慶萬福攸同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聖與日躋道同天運仁由所性孝本因心自閧弓劒之遺克篤羹牆之念東都諸侯之會庶事一新漢殿萬年之觴厥儀惟舊敢祈履順不替延洪臣叨守左符

阻趨嚴陛望雲天而稽首第葵藿之傾心臣無任瞻天

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車駕巡幸建康起居表

竊以金陵之王氣實惟江左之名都虎踞龍蟠天設王

公之險川浮陸走地均玉帛之期鑾輅甫臨寰區胥慶

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大勇天錫盛

德民歸念欲淨於氛埃靡懷安於宮室六龍夙駕式遵

虞舜之省方萬騎長驅已邁宣王之復古況牧野多附

周之衆而洛陽多思漢之民固將一舉而併空朔庭豈待五年而始成帝業臣叨紆郡紱莫綴戎行占毋滅之旄頭願赫雷霆之怒望周天之日載寧忘葵藿之傾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元會表

兩儀交泰躬寶歷以復新萬寓駿奔御端朝而受祉照臨所逮鼓舞攸同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聖與日躋道同天運志清儲恥行貫幽明適陳獻

歲之儀爰謹會朝之始推漢殿之儀有舊矧周邦之命更新三十六路之土疆復恢聖治萬八千歲之壽考允屬至仁臣叨守左符阻趨嚴陛望雲天而稽首第葵藿以傾心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太上道君皇帝升遐慰表

臣言今月初九日伏奉制書太上道君皇帝升遐者秦嶺雲橫方回鑾而永隔一云恨米音之久絕鼎湖龍去痛往事之難追慟發九重悲纏率土臣某誠哀誠感頓首頓首恭

以太上道君皇帝德參覆載道契希夷修身千二百歲以未央在位二十六年而大治成功斯在雅慕帝鄉之遊厭世而歸永謝人間之樂恭惟皇帝陛下孝鍾天性聖盡人倫念深每見於羮牆望切第瞻於屺岵忍承遠訃曷勝哀情創巨痛深誠難於節抑任大責重尤戒於毀傷敢祈俯就於禮經庶以下符於人願臣限拘郡紱不獲奔走闕廷臣無任荒摧隕越之至

寧德皇后上僊慰表

臣某言今月初九日伏奉制書寧德皇后上僊者萬里承哀籲天何訴五情銜恤率土惟均臣某誠哀誠感頓首頓首伏以寧德皇后德感母儀功侔坤載遠從蒼梧之狩久虛長樂之朝忽返真靈永捐大養恭惟皇帝陛下堯仁浹物舜孝自天永懷莫報之恩尤極無窮之戚願俯全於典制庶加惠於臣民臣限拘郡紱不獲奔走闕廷臣無任荒摧隕越之至

明堂大禮畢進馬表

臣某言伏遇今年九月二十二日明堂大禮畢謹依條例進奉馬一疋者一人昭事既隆報本之儀萬寓慶成宜歲充庭之獻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竊以因時制禮必參攷乎輿情備物見誠蓋有取於良馬爰表馳驅之意敢辭駑下之姿當五福敷錫之時適四方來賀之旦式遵彝典仰效微勤恭惟皇帝陛下茂集大勳中興寶祚膺上穹之眷命稱盛禮於昌辰翼翼九筵益煥累朝之典皇皇四牡盡覲上國之光協天人相與之情篤

宗社無疆之慶臣職聯禁掖身繫郡符宣室受釐莫預
奉璋之列周南留滯徒懷伏櫪之懃不勝賀厦之私彌
覺望雲之切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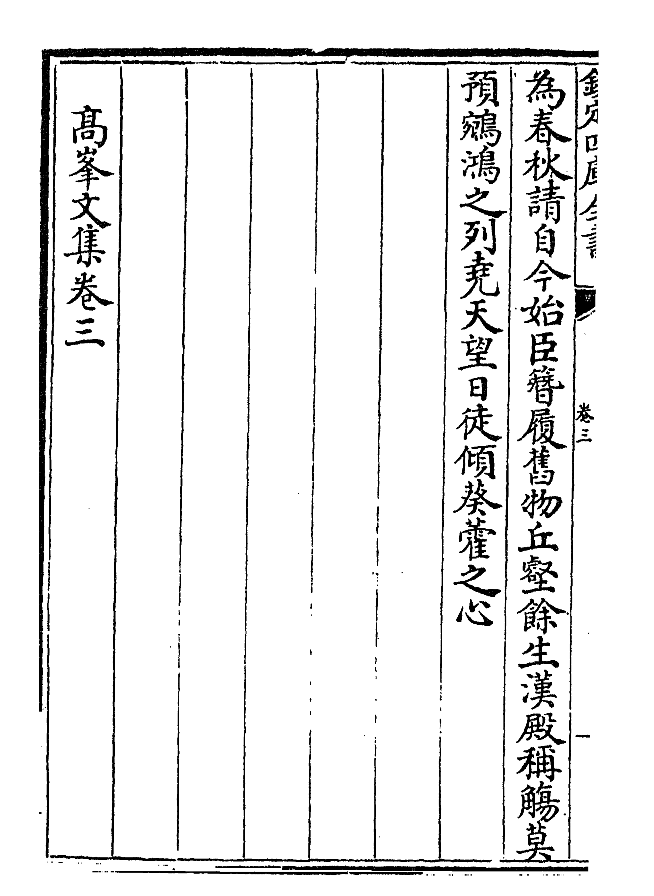
冬至慰表

臣某言伏覩今月初一日冬至節者日月不居俄一陽
之來復霜露既降增上聖之孝思時序變遷人神感惻
臣某誠哀誠感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練冠在疚黄
屋非安顧羮牆之念方深然龜鼎之基所屬適此迎長

屆候所宜斂福惠民哀難不忘先國家者乃帝王之孝
禮當有節介壽祺者實海寓之心葢圖百姓之安允賴
一人之慶臣限拘職守遥貢悃誠覬上寛於聖情庶下
符於人望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賀冬至表

日行南陸雲瑞西郊氣應卦以潛升道與天而俱慶中
賀恭惟皇帝陛下體元當宁茂德對時允符剛長之祥
誕受朋來之福遇七百年之歷數無有後艱以八千歲



為春秋請自今始臣簪履舊物丘壑餘生漢殿稱觴莫預鵷鴻之列堯天望日徒傾葵藿之心

高峯文集卷三

高峯文集卷四

宋　廖剛　撰

表

謝御史中丞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御史中丞者祗趨召節方獲望於清光擢長憲臺遽叨膺於寵命莫遂循牆之避良慙專席之榮感戴惟深凌兢增劇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志雖好古才不逮人潛心聖學之微詎窺閫

輿奮迹寒鄉之遠謾閱歲時惟知直道以事君每以至誠而待物謀身則拙涉世更疎不圖遇神聖之知亦濫居侍從之列頃緣衰疾丐就便安悵去國之三年幸承流於千里撫民雖切報國蔑聞剡牘由東方露乞骸之請賜環自遠寧當直筆之權惕若不遑懼無以稱此蓋皇帝陛下用人惟已立賢無方聰明憲天自見忠邪之判陟降順帝靡由好惡之私知臣素守朴忠察臣必無阿附俾任綱紀之寄庶幾議論之公臣敢不深體宸心

恪遵聖訓桑榆已晚今也欲罷而不能溝壑未塡期於有犯而無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工部尚書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除臣工部尚書者烏臺閱歲居懷竊位之慙鶴髮盈顚每動歸田之念正應謝事遽復叨榮揣分非宜撫躬增惕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念臣才能譾薄識慮迂愚徒抱愛君之忠詎有濟時之畧粤從外服擢寘中司初期踵頂之捐訖蔑涓埃之補

顧尚貪榮於晝接其如貽誚於夜行式貢忱辭仰干聰聽豈謂曲憐舊物未厭陳人垂去而復留丐休而獲進矧預六曹之長實參八座之聯曾是匪才玷兹高選此蓋皇帝陛下配天覆幬如日照臨不求備於一夫靡或遺於片善固已赦其瘝曠之罪又更寵以褒擢之恩臣敢不深體眷私勉圖稱塞思竭謀猷之告誓殫夙夜之勤雖丘壑心存悵桑榆之暮景而乾坤施大覺螻蟻之命輕叩閽莫待於再辭報德敢忘於九殞臣無任感天

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兼侍講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兼侍講進講春秋者竊以春秋之義諸儒每病其難知講讀之官蓋世豈容以濫處不圖惰學輒被殊榮辭莫獲從愧無所措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雖好古識不逮人談經久廢於衰殘冒寵已踰於分量念蒐裘之千里未許告歸去金華者十年敢期重到矧微言實散於三傳曾高弟莫措於一

辭惟兹不刊之書未易復爲其說又况如愚臣之淺陋若爲輔聖學之高深其能與於斯乎多見不知量也此蓋皇帝陛下舜智好問禹能不矜修已期於安人多聞將以建事是用數賜清閒之燕講明治忽之原博學於文以蓄其德孰謂古人之糟粕實惟治道之權輿臣敢不仰賛聖謨勉敷臆說大明既照雖無勞爝火之施溟海無涯初未厭細流之納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提舉明道宫表

自知甚明實久汙於華貫人言可畏果難逭於彈章荷仁聖之矜容寛蔽蒙之誅責乃還舊職俾奉真祠恩大命輕感深涕隕中謝伏念臣受才不敏賦性至愚但知直道以事君罔敢欺心而蒙巳以陛下好賢樂善故輙屢薦其所知以陛下聽諫納言故每備陳其所見惟識慮之不到致悔吝之隨生戚乃自貽咎將誰執顛隮末路巳類於倒行收拾殘軀第期於正斃何圖寵禄尚逮

冥頑此蓋皇帝陛下若日照臨如天覆幬常曲成於萬物靡求備於一夫念嘗叨預於近聯不忍遽加之深譴敢不省愆田里絶意市朝芻豆一生寧免軒墀之戀雲天萬里未妨葵藿之傾

謝降官表

臣某言今月十一日承准南劒州順昌縣公文遞到告一道降授臣左朝散郎依前充徽猷閣直學士差遣封賜如故臣已即時謝恩望闕祇受訖者濫居要職初惟

懼於拙疎荐致煩言果難逃於罪譴未加流竄實出恩私感極涕零愧深汗浹臣𦘕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性資庸戇學術迂愚誤蒙特達之知屢玷高華之選屬在紀綱之地誓殫夙夜之心事君以忠敢有欺於天日人言不善要無負於神明尚戒風聞況懷私意惟克己之誠不著而服人之德無聞是招怨謗之辭輒瀆高明之聽謂御史之言曾不足信雖天子之獄亦復無憑致彼敢然悉臣所致已孤任使甘俟誅夷仰荷保全姑

從鐫削茲蓋皇帝陛下堯天廣大湯網潤疎罪疑惟輕必務輿情之協德施者博寧先舊物之遺臣敢不佩服訓詞省循往咎深懲力小之不可任重益思自厚而罔敢責人孤迹易危恨乞身之已晚大恩難報徒結草以為期

賀皇太后回鑾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報迎奉皇太后回鑾已歸内廷者積十六載之暌離一朝憂解符億兆人之願望四海歡

騰允足慰於聖心茲莫大之邦慶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德合天地孝通神明自興屺望之悲日切風停之念使軺頻遣初非疆土之求黃屋匪安獨幸鑾輿之返誠動金石信及豚魚果緣志篤而意專卒致天助而人順邊塵久暗長年如隔於黃泉蘭殿生光絕域俄還於紫禁坐獲如初之樂永膺滋至之休臣嘗叨侍於清光屢欽聞於慈訓傒音塵之殊切指日月以為期仰惟聖孝之獲伸曷勝愚衷之倍喜獨恨養痾

窮谷待盡明時徒持賀慶之心莫預稱觴之列悵望雲
天之遠不任犬馬之情

慰梓宮到闕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報迎護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
已到行闕者治安歲久曩嘗厄運之逢道德日新茲獲
上天之助歸大喪於萬里慰至孝於九重痛固難堪事
匪易遂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誠格
上下行通神明自聞弓劒之遺益篤羹牆之念舉金輦

玉幾殫中國之藏厚禮甲辭獨幸敵情之順天地為之動色金石為之變姿於是狄免岐山之侵苗格兩階之舞仙遊雖遠應同遼鶴之歸異域寧留爰即會稽之葬伏願皇帝陛下宗師達孝開釋至情蓋天數有不可逃惟聖人為能深悉轉禍為福如國勢之寖昌據舊鑒新宜帝德之益懋臣退居田里阻造闕廷仰寬永感之心式慰咸懷之衆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復朝奉大夫表紹興十二年

臣某言今月六日承南劒州送到告一道以臣昨降一官遇今年九月十三日赦恩敘復授左朝奉大夫已即時望闕謝恩祇受訖者榮辭簪紱已竄迹於樵蘇澤霈雲天亦霑恩於雨露往愆斯滌舊秩仍還垂暮叨蒙沒齒曷報臣某誠感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劒津泠族壁水腐儒饕禄食殆逾半生玷從班亦將一紀愚不曉事拙昧趨時空餘尊主愛民之心蔑有建功立事之效更緣疎謬自取悔尤止從鐫削之科實出保全之賜敢圖

霈渥優叙官階俾遷善庶為聖人之徒雖不告猶從大夫之後分安適遇去久同墮甑之已忘福媿徼求何幸覆盆之俄撤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堯則天大湯建民中有作福無作威無棄人寧棄物誠格上下孝感神明致母子之如初念室家之胥慶肆敷錫類之祉爰施宥罪之仁尚逮要荒靡遺草莽荷容光之必照覺寒谷之生春臣敢不永佩訓詞深銘德意餘生無幾自憐西日之頹洪造難酬第祝南山之壽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

之至

謝致仕表

叨竊過多居懷慙懼衰殘垂盡久合退休荷聖度之容優灼愚衷之懇請俯從其欲更錫以恩感極涕零媿深汗浹中謝伏念臣奮身寒遠遭世休明徽考擢之學宮俾聯臺屬淵聖起之海嶠令備諫員伏從睿明臨御以來顧如凡庸倖冒尤甚自郎官亟遷柱史由銓部入直瑣闈累月司刑輙陞華於內閣朞年執法遂進長於列

曹莫或為之先容無非出於洪造雖折骨絶筋誓圖報效而窮年畢世蔑著事功敢言川泳而雲飛實迫鐘鳴而漏盡忱辭屢瀆方虞忤意於冕旒明命俄頒何意矜情於螻蟻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天廣大文日照臨納四海於德澤之深沐羣工以恩波之渥不迷物性每盡下情念臣嘗與論思心惟憂國察臣率多狂直志在愛君是蒙覆燾之私使全始終之節碎身曷報没齒難忘犬馬戀深曾是軒墀之物雲天望絶徒傾葵藿之心

事未定於蓋棺死猶期於結草

遺表

佚老山間已負捐軀之誓歸全牖下敢忘報國之心念
平生遭遇之由荷累世眷憐之厚正冠待盡雪涕明忠
中謝伏念臣振迹寒微逢辰休顯越自泮雍之選浸膺
臺省之除遂綴從班稍塵要路記言柱史曾微直筆之
稱擇吏銓曹又蔑得人之效以至瑣闥論事遂幄談經
併出誤恩舉非素望因求補郡繼欲引年方馳謝事之

章遂被還朝之詔迂愚無取乃承乏於中司嫌怨已深
復陞華於八座顧天地之賜極矣而螻蟻之報缺然自
取譏彈敢辭黜免尚聯內閣仍奉真祠終還巳褫之官
更允就閒之請微生何幸晚節知榮豈謂憂逐喜來病
與衰會始經旬月已在膏肓馬渤牛溲已聽醫師之用
舍鼠肝蟲臂一隨造物之推移觀自性之本空豈殘骸
之可戀尚留餘息請畢愚衷恭惟皇帝陛下孝悌通於
神明忠信行乎蠻貊以萬世無以加之德成上聖不可

及之功故恢帝王敦朴之風躬祖宗勤儉之實杜智謀而不用卷兵甲以深藏益壯基圖大同夷夏然人情解緩不生於艱棘之初而治道因循常起於宴安之後山溜穿石蟻穴潰堤實平世之所難焉惟明主乃能察此三苗格舜伯益嘗戒於無虞西旅賓王召保猶期於謹德忽玆不務非臣所知顧於既安且治之初納此至愚甚陋之說此生已瞑託無補於明時厚德難忘徒有期於再世

代謝賜元圭御製批答并議狀表 秀州儀曹

龍墀稱慶莫參禹玉之觀冊府傳休叨被羲圖之錫恩

榮猥及惟懼交深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天德出寧神道

設教萬邦無斁庶政惟和人歌下武之繼文世仰重華

之協帝是輿神物適兹地平而天成莫非王臣孰不手

舞而足蹈眷惟遐邇靡與觀瞻肆頒制作之全文俾覩

希濶之盛事葢聖神在上無遠邇之間而典禮于時乃

教化之原欲將感格於無形豈容祕啚而不示矧天心

昭著何止數十而盛德謙抑至於再三如臣何知獲此榮觀聲猷允塞已彰神動而天隨播告聿修更協雲行而雨施恍如在鵷鴻之列粲然覩纚組之華郡邑生輝吏民胥慶臣敢不欽承休命深體至懷賜盡丘山曲盡使臣之禮命輕螻蟻誓殫報國之忠

代賀正表

堯歷更端夏正肇序誕布始和之政茂迎交泰之祥庶事一新殊方來賀一云盛德惟新羣倫胥悦恭惟皇帝陛下乘時出

震繼照明離道並世興體一元而運化恩隨天施與萬物以為春故得四表之歡亦尚一人之慶臣叨膺郡寄式謹諂頌奉璧稱觴莫預鵷鴻之列望雲就日徒傾葵藿之心

代賀皇子冠表

禮重成人況主器之元子冠加玄服爰正位於東宮一人有慶萬邦惟寧恭惟皇帝陛下道為天向德實民歸使壽福而多男時惟天命覩會通以行禮于棐民彝矧

與處者正人既克邁於成德舉歷代之廢典聳四海之具瞻壽考萬年資以幹蠱而用譽本支百世裕乎開國以承家臣叨守左符忻聞嘉事休祥協應稱觴莫厠於鵷鷺福禄來崇賀厦徒勤於燕雀

代謝賜燕樂表

德盛而樂備適兹百年之興器正則精中用作萬邦之式自雲天而肇錫與民社以同懽中謝此葢皇帝陛下道冐羣生仁敷率土身度既調於鍾鼎天和徐播於壎

篪雖比八音靡有忞懘焦急之患肆頌列辟曾無幽閟

僻陋之殊葢聲音之道政實與通而中和之紀情不能

免宜皆用之鄉人邦國豈獨奏之宗廟朝廷恩同雨露

之均化甚風雷之速臣敢不欽承休命深體至懷俾淫

哇之餘見睍而聿消俏禮義之俗聞韶而忘味洋洋盈

耳尚慭季子之庶幾巍巍成功徒頌周王之壽考

代賀夏祭德音赦表

祀正坤儀舉百王之廢典恩敷渙號洽四表之懽心暖

然與物以為春洒若配天而施澤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竊以尊天尊地奉事豈容或偏曰陰曰陽相類固當有別俗儒習乎聞見世主樂於因循謂復古為迂談以合祭為令典共遵一轍何啻千年如西京汾陰之祠時則得而方澤適非其所若東漢城北之兆位則正而季春適乖其宜世將道隆禮自聖作恭惟皇帝陛下體天立極稽古闡猷新一代之章程卒累聖之功緒於是郊丘判於南北時日順於夏冬壇制再成登降初瞻於

天步地祇皆出精純允塞於淵衷矧景象之旁臻若祥光之下燭百神受職萬國傾心宜迅發於德音以加惠於庶獄臣某叨守符竹獲奉札書咸與惟新敢怠承宣之責求膺多福益祈持載之休

代進連理木圖表

聖人在上同四海於一家天瑞應誠致殊本而連理嘉生有象協氣同流雖云蕩蕩難名不敢默默但已中謝竊以休徵必緣類至珍符非可以求凡兹并穗連柯之

祥實惟同條共貫之象刿乃冥交異幹初若一體而無疵中擢秀枝復同二氣之所化宜甘露醴泉之所霑潤若景星慶雲之所照臨曾是僻陋之邦獲此神異之産兹蓋皇帝陛下道侔覆載功備生成寛裕温柔足有容木因得性訴詭譎怪通為一天且弗違迺景貺之丕貽實至和之交暢臣適守兹土倍劇懽悰紀咸寧之書敢糶光於爝火拜豫章之表祈永壽於南山

代賀立皇太子表

儲副天下之公器允屬元良理義人心所同然孰不鼓舞禮行箴旦慶浹敷天中賀竊以德厚者位崇號顯者數異稽之于書建后王所以若天道考之于記養世子所以訓國人顧時君每以為難惟上聖行所無事恭惟皇帝陛下齊驅堯禹邁跡湯文以百姓之心為心非先王之法不法况主器之長子實有道之曾孫念行則留而守則從載隆國本宜出有師而入有保益致君尊光動前星潤增少海咸自一人之慶蔚為萬世之休臣叨

守左符欽聞嘉命承華修謁莫陪鵷鷺之趨魏闕馳誠

寧忘燕雀之賀

代寫賜日歷表

治歴明時蓋欲先天而欽奉承流宣化要知布政之攸

宜賜受匪輕兢榮增劇竊以天者道所自出時乃治之

由興日官推步其大端不差於翻忽守臣考觀于新度

式謹於權輿凡以為民本之作事恭惟皇帝陛下聰明

時憲歴數在躬轉璣窺衡齊神堯之七政用天因地叙

大禹之九功暨聲教於朔南居德刑於冬夏正欲和天
人而無閒豈惟同正朔之所加臣敢不推本聖心恪勤
歲事寘庭贊育雖自出於元功嘗業勸勤尚勉追於循
吏

代賀皇太子牋

恭審皇太子殿下受冊禮成者祇榮寶冊正位青宮儼
銅輦之聿新捧瓊章而共慶恭惟皇太子殿下岐嶷閒
世元良自天海潤山輝金昭玉粹允為龍樓之孝至或云

行肆膺鶴禁之典崇義當羣心歡彌率土朞限拘職守者徒劇賀誠珠履盈庭念塵踪之莫測一云天下繫心仰邦榮之有耀箕宿介壽豈臆頌之敢私

代進獻白龜賀表

臣某言訪得白龜一枚其大如錢色澤溫潤如玉神采爍然不類常龜考之傳記實惟一人萬壽之祥臣不敢隱默隨表上進者靈由天產出為治世之祥色瑩玉華瑞表聖人之壽緊神物所未嘗見非盛德曷云能來受

命有符均慶無外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恭惟皇帝
陛下體元立極邁古成勲道格幽明恩漸動植諸福並
生於協氣四靈宜萏於嘉休是招雷斸之精亟獻蓮巢
之瑞塗中曳尾不靳千歲之藏坐下出頭爰兆萬年之
永允類鳳凰之見治更同賢哲之昌邦靈沼波深無復
疑於罝網彤庭日暖猶想負於羲圖臣叨被使令懃韋
報稱究心夙夜每懷天保之章輔世明昌敢後寧王之
寶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代謝賜歷日表

奉若天道必窺測以求端欽授人時將順乘而興治惟承流之庶事爰被賜以君恩荷責匪輕撫躬增惕中謝竊以陰陽固有常度歷象要屬治朝協五紀以定歲月日時訖四海而示分至啓閉差不容於杪忽妙實行於鬼神恭惟皇帝陛下歷數在躬聰明時憲齊神堯之七政叙大禹之九功萬國由宜諸福畢至是謂和天人而無間豈容同正朔之所加臣敢不推本聖心恪勤歲事

歸餘於閏庸詎人物之非天施實於民孰知帝力之于

我

代嘉王賀冬表

朋陽來復愛景迎長氣應卦以潛升道與天而俱運恭

惟皇帝陛下體元用妙抱一建中允符剛長之祥誕受

簡穰之福臣依光宸極沐渥天枝品物咸亨共慶休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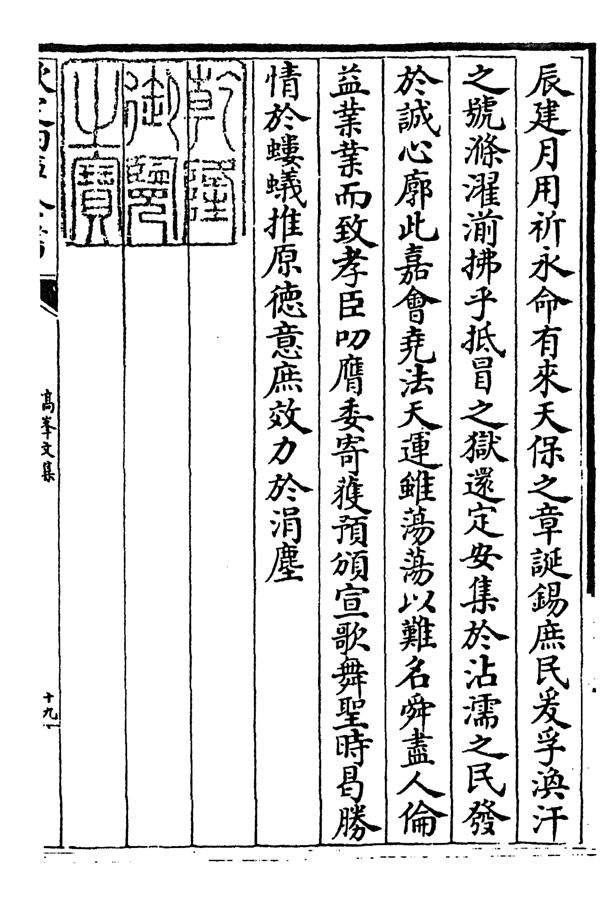
之旦景命有僕倍深祈頌之情

代嘉王賀皇后冬牋

日行南陸雲瑞西郊初陽應候於黄鍾亞歲藏儀于紫
禁恭惟皇后殿下徳侔坤載化邁睢風品類潛亨助生
成於萬物神明協相配壽考於一人臣夙奉訓慈居蒙
庇渥願頌蘿圖之永長依蘭殿之光

代謝赦表

好生大徳每懇惻於天慈霈澤寵恩俄順從於人欲歡
騰有截慶浹無垠恭惟皇帝陛下體道御圖乘時興治
覲省極陰陽之妙和同臻福禄之多適兹本屬年紀元



辰建月用祈永命有来天保之章誕錫庶民爰孚渙汗之號滌濯湔拂予抵冒之獄還定安集於沾濡之民發於誠心廓此嘉會堯法天運雖蕩蕩以難名舜盡人倫益業業而致孝臣叨膺委寄獲預頒宣歌舞聖時曷勝情於螻蟻推原德意庶效力於涓塵

高峯文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高峯文集卷五至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何　均

高峯文集卷五

宋 廖剛 撰

奏狀

轉對言州縣廢格德音奏狀吏部侍郎

臣自獲侍清光兩蒙陛下垂問閩中盜賊事聖慈惻怛靡間遐邇日者偏師一出悉已蕩除亟推渙澤加惠善良德至渥也然臣竊聞之州縣官吏廢格德音尚仍舊態或追積欠謂非今赦所捐或行和糴軍糧復行科配

或被賊驅虜之人執據歸業百端邀乞不即給還物産大抵赦書多只畧行張掛隨即收藏蓋姦貪之吏尚欲取之於民故不樂使之通知雖赦書有許越訴文彼凋瘵遠民詎能自達於朝廷臣願嚴降指揮專責諸監司受理訴詞不得輙有阻抑如州縣推行敢有一事違戾並重寘典刑庶幾聖澤實及於民一方幸甚

轉對論屯田奏狀 給事

臣嘗謂國不可一日無兵而兵不可一日無食今諸將

之兵被於江淮不知幾萬數初無儲蓄之備日待哺於東南之民已不勝其困矣可不為之慮哉然救此患者莫若屯田朝廷亦嘗行之於淮南乃今閲數秋矣曾未聞其有補豈措畫之方勸相之誠有未至乎何其效之遲也臣有說於此昔郭子儀以河中軍嘗乏食乃自耕一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史傳所載不可誣也以此知在主將加意而已夫子儀之事固不可以強大將然自偏裨

而降獨不可勉之以身率乎陛下誠詔之曰將校有如郭子儀之躬耕者朝廷當加旌賞彼亦必以為榮而胥勸矣此一說也昔漢之盛時力田者與孝弟同科蓋務農重穀所以勸之者不得不爾臣觀比年行軍之賞以功遷資者動以萬計誠詔之曰每耕田一頃與轉一資彼以執耒之安方操戈之危豈不特易此賞誠行萬頃不難得將無不耕之田矣此二說也臣又聞諸葛亮據武功與司馬對於渭南每患糧不繼乃分兵屯田為久

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濵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今江淮之民流離失業者甚衆顧未有以安集之耳誠詔之曰假爾種糧復爾賦租雖有士卒不汝侵擾凡主將之可恃如此則彼有轉相勸率負耒耜而來者矣夫爭魚者濡逐獸者趨利之所在人樂赴之死且不避而況無死之懼乎此三說也三說誠行則兵食足而民力紓矣非徒如此種粟既多則人相與出力以禦外患而軍勢亦益張矣豈小補哉臣願陛下以是屬之諸將

可乎是謂經遠之謀富強之術而中興資也若夫貪尺寸之功為僥倖之舉與夫覘彼之所為而輙務勝之抑末也臣恐或為所欺反自取困弊耳非計之得也願陛下虛心而加擇焉天下幸甚

議廟祧中尚書省狀 刑部侍郎

臣某聞天子之廟四親二祧與太祖而七古之制也然禮有以義起者故周以后稷為始祖而文武雖親盡而不祧非禮之經也後世有始封如后稷則為太祖可也

得天下如文王武王則不祧可也如其不然則當遵古制而已是以漢高帝以崛起有天下為漢之太祖而太公以上無與焉本朝藝祖有天下雖戰爭揖遜與漢不同而崛起則類也然則東向而為太祖夫復何疑然又有可以義起者如太宗皇帝既有一天下之大功又實我之祖則異時長居昭而不祧誰曰不然自此而降親盡則祧不必為後世有功有德之說可也何以言之漢以孝文之德孝武之功為不遷之宗後世有不以為然

者為其出於一時之見而非古制也是以本朝議不祧之廟或欲以仁宗或欲以神宗紛紛之論已隨時而異同矣要之宗廟者子孫所以追奉其祖先者也何暇擬議其功德之厚薄而去取之哉故後世非如周文武之得天下天下之所共與而不可遏則自太祖而下循序而祧禮之常也況初不著於太祖之先者乎乃若後世執兄弟為一世之說以謂太祖太宗止合作一室此又未通之論既謂之太祖居獨尊之位則繼及者豈得與

並惟在昭穆之列則可以世論耳此正當以義斷也至於三年一祫祭禮謂合食於太祖之廟是以太祖為主也則東向之尊焉可易哉然本朝自前祫祭僖順翼宣四祖咸在未得如周以后稷為主與享者皆其子孫是以姑遵晉魏以來故事虛東向之位蓋從權也自今七廟已備則雖千萬世太祖常居東向之尊夫復何疑斷自太祖則四祖神主遷之別宮當祫則即而享之前代每行之而議論之士皆以為當矣夫復何疑前乎太祖

者遷之別宫即而享之則後乎太祖者宜藏之夾室合食於太祖之廟從可知矣若五年一禘請以商人周人禘嚳明之則當禘僖祖為宜葢禘之祭最疏為其雖遠亦不可忘而已設為生太祖而禘宣祖則失禘之義矣既曰禘其祖之所自出豈必近而親者耶

乞將磨勘合轉一官回授故祖父奏狀刑部侍郎

臣近准吏部關報取會臣年勞磨勘轉官者伏念臣故祖父丕行修於鄉以長者稱事臣曾祖母甚孝曾祖母

享年九十有三臣祖父享年亦八十有八相繼皆見五世孫世所未有人以為臣祖父純孝所致而臣於諸孫特所鍾愛教以忠孝言猶在耳今荷聖恩致身侍從臣祖父雖有美行無縁霑恩臣輙昧死上干天聽乞依劉大中近例許臣將今來磨勘合轉一官回贈臣故祖父丕一官伏望聖慈俯從臣子之欲特賜處分臣不勝榮幸

漳州到任條具民間利病五事奏狀

檢准紹興三年二月空日尚書省黄牒二月二十八日
三省樞密院同奉手詔節文應諸守臣到任及半年以
上實具民間利病或邊防五事以聞臣今到任及半年
以上恭依所降詔旨指揮條具民間利病五事須至奏
聞下項
一臣昨陛辭日嘗面奏本州自來無城欲到任修築蒙
聖訓修城自是守臣職事福建諸州軍往往無城然難
速就須是前後守臣相繼留意方得臣仰惟陛下愛惜

民力重興工役雖有不可已者亦必要之以歲月而徐為之也臣自到郡首行相視民居市井雖云凋疎亦頗濶遠若外城誠未可輕議舊來自有子城官舍倉庫刑獄皆在其中惟是修築滅裂初無磚石甃砌所以經雨輙壞今僅存基址而已臣欲乞隨宜且修子城然嘗計度周圍凡八百六十餘丈工力亦自浩大必須先備磚石然後乃可興工近城沿流元有官窰須破年歲工夫燒磚州之南邊溪水泛即到城門當用石作城脚治流

有採石去處臣愚欲望朝廷許本州招置壯城兵一百人稍視土軍衣糧不得他役逐漸招到便令燒磚運石磚石既備日用百工修築外更別作措置五七年間庶幾可得就緒也臣非不知招軍增費重惟州郡蕩然全無城壁理宜措置疲民既不堪重役如乞降度牒之類臣亦未敢而本州所管廂軍不多守城兵士常是通融差出尚猶不足却是軍糧頗常寬剩可以那融臣是以欲乞權置壯城兵士俟將來修了即減其數別填闕額軍

分如得允當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施行

一臣伏見閩中差雇海船一事尤須措置葢比年綱運皆由海道又有防托等差使且如本州今年來已差過一百二十餘隻以所詣州軍通融槩計每隻不下賠費二百緡是以一歲之間科率百餘船戶凡二萬緡餘彼亦何所從出臣自到官盡籍管内所有船隻立賞以絶欺隱之弊非徒譏察盜賊亦欲差使之均覬稍息之也續承准本路安撫司備坐樞密院指揮海船並結為保

伍毋得擅出必關州縣令則一一遵依施行所以防其為盜詳矣然臣竊以謂此徒制其末耳況今所謂船戶初非前日為盜之人彼方重困於差使則當有以賑卹之是謂急務臣請備言之大抵海船之家少上中戶輕生射利僅活妻孥者皆是今以其船盡載官物但量與之雇直一有風生疎失勒令賠備監錮禁繫動經歲時往往破家竭產終不能償其一二此一不便也平時海舟欲有所鄉必先計物貨選擇水手修葺器具經時閱月

畧無不備然後敢動則又必趁風信時候冬南夏北未
嘗逆施是以舟行平穩少有疎虞風色既順一日千里
曾不為難今從官中差雇則不然大率綱運多經期所
需期限嚴廹州縣不得以時月為詞而遽遣之追呼監
逐若驅盜然故每事不得如法而滯留累費失陷賠償
此二不便也臣愚欲乞參酌事宜每歲發納上供錢頗
循舊例計置輕齎陸行必慮虧折姑請以其半附舟並
軍器若物料等麤重地由海道庶幾差使不至頻併船

戸得以休息此救奬一也差雇必優其直仍以船力所勝官載六分四分聽其販賣賠費既少優獲利息則足以得其心力矣此雖在州縣緣財用闕之又難得船官吏以此不暇存卹要須明降指揮務令公私兩便毋得盡妨其衣食此救弊二也應上供綱運並候夏季風信順便盡數起發仍前一年差雇船使之預備交納官司申嚴約束毋得邀阻使免守候滯留之費此救奬三也臣謂海運省便誠未可已則如前所陳不可以不察若

重擾之而不加恤使之艱苦不聊其生則是驅之為盜賊也又何禁乎臣叨為民牧目所備見不敢隱默伏望聖慈矜察早賜處分措置施行

一本州有習俗之弊婚嫁喪祭民務浮侈殊不依做禮制娶婦之家必大集里鄰親戚多至數百人椎牛行酒仍分綵帛錢銀然後以為成禮女之嫁也以粧奩厚薄外人不得見必有隨車錢大率多者千緡少者不下數百貫倘不如此則鄉鄰訕笑而男女皆懐不滿喪葬之

家必廣為齋設以待賓客繼用葷酒而散物帛倘不如此則人指以為不孝富者以豪侈相高貧者恥其不逮往往貿易舉貸以辦若力有不及寧姑置而不為故男女有過時而不得嫁娶親喪有終制而不得葬埋者皆是深可駭也訪聞泉福興化亦有此風而此郡特甚臣嘗詢之雖愚民亦或自知其非而怵於流俗莫能自革臣職在宣化敢不諄諭覬其悔悟所愧無德格之誠難欲聖慈特降睿旨於福建路雜格令內增立約束為之

節制而禁止之庶以厚風俗且使不困於浮費非小惠
也
一契勘本州即日見管屯駐外州軍兵士一百四十二
人數内二十一人在州執役一百二十一人各係監司
及屬官等處白直並只於逐處陳狀乞作本州屯駐之
名移文前來勘請添支錢米是雖有屯駐之名實不曾
親到役計前項見管人數除身分月糧外一年添支米
九百餘石錢五百餘貫此外又於監司州軍添支口券

是一卒有三色請受也當此公私匱乏之時豈容無功之人侵耗如此臣誠不知廂軍屯駐立法本意徒見福建廣南諸軍州目今皆有此弊交互紛然甚無謂耳臣愚欲乞並罷廂軍屯駐監司聽於所部州軍均差白直必不可罷即須身在屯駐州軍執役方許添支錢米亦省費寛民力之一事也

一州縣有時估實直所從來遠矣省司買物用時估見任官用實直物增減則有旬申月申令市司主之法非

不詳密也近年指揮罷去實直見任官聽於私下買物
意欲寬卹市行抑貪吏耳然吏或姦貪何所忌憚況官
無實直明文尤得以賤價取於百姓誠難檢察惟廉謹
畏法者遂為小人所欺往往飲食之物倍直然後能致
而心猶不能自安以不知實直故也臣竊以為非便禁
止姦貪初不在此徒反為之地耳願復舊法庶有關防
但見任官應買物合為之限制仍委市長吏謹察物價
常令實直稍增於市行則亦無不便者區區愚見如或

可採乞降付有司詳酌施行

應詔奏狀知漳州

准尚書禮部符備奉手詔節文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中外侍從之臣其遵前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將詳延於廷諏以過失次第施行用承天意者右臣奉詔旨歷思平生所知識之人覬有以仰承休德雖學問文采不無其人求所謂賢良方正真能直言極諫而文詞敏贍足以應科目者迄未有得久稽裁奏臣誠惶

誠懼不知所處除不往更搜訪外竊復思念侍從之臣以論思獻納為職艱厄未濟變異仍彰陛下側身咨訪亟圖消弭之方此臣等所當披露心腹竭所見聞庶幾仰補聖政之萬一亦何暇轉索之於疎遠草萊之士而望其能言者哉臣誠不自揆姑欲以區區愚意仰塞明詔伏望陛下廓天地之度霽雷霆之威少垂聰聽使狂言獲經聖慮雖就鼎鑊臣無所憾恭惟陛下謙恭責己勤儉宜民聲色不邇問學是好嘗贍父兄之恥側席仁

賢之求臣實未見聖德之或缺然則變見之異曷為其然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自靖康以來天之譴怒甚矣不必日蝕地震之為異也陛下嘗試驗之於心應天之誠其亦有未至耶臣願有說於此陛下昨者慨然念往轍之或非懼天譴之有在於是有建國公之封蓋將以承天意而示公於天下後世者也然而不遂正名為子者豈尚有所待耶有所待則是應天之誠未至也人君之舉事惟上有以當天心下有以合天下之公議而幽

無負於神明則在誠以行之而已倘非發於誠心而曰姑若是云耳則有始而無卒者有矣曾不足以服匹夫匹婦之心而況可以動天乎臣願陛下昭告藝祖在天之靈正建國儲君之位布告中外不匿厥指使四方萬里乃至九夷八蠻皆知陛下此舉出於誠心而志先定矣異時雖有百斯男不復變易此於聖德豈不光哉豈不大哉是誠足以答天意而轉禍為福感人心而變逆為順彼邊徼聞之亦將慕義而率服者矣此所謂行小

變而不失其大常陛下亦何吝而不為乎臣竊以為陛下之失得獨在於此置此之大而欲飾小善行小惠以消天變非臣所敢知也且作善降祥天鑒靡忒自古命以義者後世子孫往往復受天命如仲雍避季而壽夢有吳宣公立和而與夷有宋之類是也臣非敢以此為說辭欲陛下知天理之昭昭如此孟軻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吾君不能謂之賊陛下方求直言極諫臣故敢以堯舜之所為望陛下伏幸聖慈未賜狂瞽之誅而加采

納馬實宗社生靈無窮之福臣不勝惶恐戰越待罪之
至

議鹽法申省狀 知漳州

其檢會本州即無蔡端明前件事但不得見當時所建明本末然目今利害大槩可見者盡行禁榷官雖獲厚利而盜販者終不可止徒使獄訟不得衰息而畏法之民長食貴鹽耳雖行之已數十年謂之良法則不可也或謂法禁如此猶慮未嚴若聽其販賣如漕計何是不

然禁榷之法雖在今以舟船若步擔私販者所過鎮務罰重稅以敷歲額葢實利之而未嘗禁也惟是千百為羣持仗部押山行而遠販者實與官爭利巡尉斂避初不敢誰何此其所從來遠矣此屬未嘗不得志是禁榷徒有其名耳故不若弛之為愈弛之則人得而販其價自平姦民不得擅其利矣大抵法欲久必本於人情而行法不可以自欺名禁而實未嘗禁非自欺而何法行而使姦民得志良民受其獘豈人之情也哉若許下四

軍州鹽戶輸官之外量納官錢自在煎賣上四軍州商旅量納官錢自在轉販前日一切抑過乞覔之獘不得復行是誠公私皆便省事省刑可以經久行也惟鎮務不復可收重稅然量納之數前日所無以此准彼必不止於相當則於漕計何害蓋量納雖不多取要納者既衆歲計之自當有餘蔡端明所謂獲利一兩倍殆以此然此說不足深求若以利入倍多為主則雖更張之不能善此不可不謹蓋自元豐初蹇周輔為轉運使講究

累年關防周悉無非以便民為名而實欲盡收其利故利未盡得而姦民自是得志以至於今為害未艾以某愚見禁榷捕盜其理明甚盜不可以兵止倘有以消之於無形之中則善耳

契勘本州鹽團伍所歲管煎鹽一百八十萬斤除二十萬斤應副汀州般請外分賣四縣產契等鹽甫得敷足認納諸司錢三萬三千貫亦可了辦此外若聽百姓納錢通煎在本州分私别無未便將來鎮務收鹽錢稅吏

令別項樁管便見有補惟是上四州軍出賣處販者既多尤須措置若只用平價多中收息甚善如因出賣處販者斂產戶則其弊又甚於禁榷元豐間嘗差上等戶充鹽鋪此亦不可行乞照會

轉對乞禁遏糴奏狀工部尚書

臣聞昔晉饑使乞糴於秦秦伯以問諸臣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丕鄭子豹在秦有怨於晉請伐之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於是乎輸晉

之粟故後世莫不以秦伯為有徳於晉而以晉之閉糴為負義夫秦晉敵國也猶貴於通有無以拯其民孰謂一化之内乃欲分彼此耶昨歳旱傷髙田多不收今舊穀將没民且艱食竊慮州縣官吏各私其民胡越相視而不相恤則老弱有溝壑之患而壯者聚為盜賊在朝夕矣欽望聖慈申飭諸路監司檢察所部官吏毋得遏糴富民毋得閉廩須價庶幾通融相賙急而國無饑民誠一時之急務也

高峯文集卷五

高峯文集卷六

宋　廖剛　撰

進故事

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進故事

前漢武帝紀元朔元年冬十一月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興夜寢嘉與宇内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

叅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
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
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
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
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
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
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
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

地三則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臣觀自古人主欲命令之行未嘗不用賞罰為先然施於薦舉之當否每見其僅存而終以廢弛豈以賞罰為不足以勸懲者哉大抵徒以求賢為美事而不

知其真為急務故薦者不以為有功而不薦者不以為可罪而謬舉者又以為適然其情為可恕此賢才所以淹滯不為世用而姦邪之徒得以肆朋比之欺凡以求之之誠不至故也恭惟陛下寢寐賢哲方詔從臣各舉所知丁寧懇惻德意誠至羣臣孰不感激務使搜選期於盡得天下之俊乂以復陛下然所貢賢者必有賞不賢者必有罰董仲舒嘗為漢言之所不可廢也元朔設法若是其嚴而終武帝之世以薦

賢失舉被賞罰者不知凡幾何人豈但為文具耶夫惟加至誠信賞罰則薦者不敢苟而所得無非賢矣所得皆賢然後篤信而專任之不使小人得以間焉則賢者得以盡其才又何功不成何治不舉君子之道於是乎得矣

十二月四日進故事

唐貞觀三年太宗謂房喬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受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

安能佐朕求賢乎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
奏者乃關僕射
臣聞人主之責在於論相宰相之職在於求賢古今
不易之道也夫深居九重其尊如天何由知天下所
謂賢者而進之雖在廷百執事之賢者亦無自而詳
知之訪之左右近習則不可然則如之何亦屬之於
相而已矣是故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
陶為已憂為是故也若夫為相者必知相之職果在

於為國家求賢分職授事使之各盡其才以共治天下譬猶梓匠之作室又負偃植之材各有所任斤鋸斵削之工各有所施為梓人者審曲面勢指使而羣工役焉蓋無所勤勞而室已成是為得矣故李克知魏成子之當相以其能為國得賢也陳平不知錢穀決獄之數而不以為愧蓋以卿大夫各得其職為已任故也非知相之體耶夫以貞觀方䇿之際國家閒暇若不必求賢為急亦不必細務之不暇治而太宗

所責任宰相者如此然則况於多事之時乎

十一日進故事

唐貞觀四年六月發卒修治洛陽宫以備巡幸張元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宫凡隋氏宫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獘恐又甚於煬帝矣帝謂元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帝歎曰吾思之不

孰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元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處亦無傷也

臣聞人君之愛民也惟恐其厲之而常失於不察人臣之愛君也惟恐其違之而常失於不忠夫人君凡欲有所為天下爭趨之有過之無不及也彼徒以奉上為心而不暇顧民物之利病一或告戒之不嚴檢察之不至則耳目之所不際斯有受其獘者矣故雖

愛民而常不免於厲之也何謂失於不忠夫人臣受命以興事於外孰不欲利國便民置君於無過之地然而志或牽於榮辱之私設若有所營繕必將宏侈是圖以求媚其上而悅之斯不以其道矣故雖愛君而常不免於欺之也若太宗之與元素蓋審乎此天下初定君臣相與警戒謂役瘡痍之人治宮室是遵亡隋之覆轍而過之將與桀紂同歸於亂其臣極言之而無所諱其君亟從之而無所吝此貞觀之治所

以日威一日而後世莫之及也玆者鑾馭念會稽之
久駐將幸武林方遣使經營而訓詞懇惻深戒擾民
蓋視唐宗為先見矣然期限迫則民力或苦於役作
材費廣則民財或竭於供輸事勢有不免者雖將命
之臣率皆忠良不忍以側媚欺陛下其如凋瘵之餘
不堪重困易以怨嗟尚不可不察也且武林非可久
之地陛下志不在焉因陋就簡可也臣願陛下降咫
尺之詔申勑使者若杭之守宰深責之以無擾且使

敷告其民而慰安之庶知陛下不忍困吾民於無益

凡皆不得已耳

十六日進故事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為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耶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

而錢布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也

臣嘗考唐德宗建中之際方事征伐苦軍實不足乃暴賦橫斂以繼之如稅間架除陌錢之類無所不至故愁怨之聲聞於道路時陸贄奏疏其畧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玩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榦

顛擠矣嗚呼理之所在不謀而同若文侯之詔其臣
贄之告其君者可不謂萬世之龜鑑耶且夫緑軍費
而取於民固有不得已者如今日國家之事是也然
而要當去冗濫察偽冒抑僥倖不以涓涓之積淺之
於浩浩庶乎其可也蓋取之多得而不究其所從則
若文侯所謂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泉布十
倍不可不監也取之多傷而不慮其所終則若陸贄
所謂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葉顛擠不可不戒也何

則君民一體爾手足病者心志必不能寧民且貧困愁苦而不聊其生矣君獨得安乎哉故易剥之六四曰剥床以膚凶以床者膚之所依也剥床不已必侵于膚君者民之所載也剥民不已必害於君故象曰切近災也是以聖王之用民財也皆如民之膏血視之雖欲不敢妄取雖用不敢妄費雖喜不敢妄予故節以制度凡皆不得已而後用則民亦樂為之供億矣書曰萬民惟正之供謂是也為天下者可不法諸

二十四日進故事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

辟居州獨如宋王何尚書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王

若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

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

臣嘗竊謂人君端拱巖廊之上左輔右弼前疑後丞

或書於左以謹其動或記其右以謹其言彌縫衮職

則有持議之諫臣振肅朝綱則有執法之御史相與

謀謨贊襄交修夾輔宜亦可以立於無過之地矣然

而穆王之命太僕正丁寧告戒若是其詳且至豈以公卿大夫為弗克祇厥辟哉是不然大臣之進見也有節而僕臣則起居之與親廷臣之獻說也有時而僕臣則出納之與稽巧言令色則善諛便辟側媚則善惑是故不可不簡也蓋一日之暴不勝十日之寒一齊之傅不如衆楚之咻惟吉士乃弼后於彛憲若憸人則迪上以非典矣故雖文武之齊聖昭令聞於丕顯之謨有迪教之四人敷大徳於丕承之烈有同

心之十亂亦曰侍從僕御罔非正人是知穆王之切

責伯冏孟子之為宋王慮非苟云也後世之君不知

以聖哲之訓為左右近習之戒徒樂其輭熟而不加

察焉卒以失德而取敗者多矣無他所漸者非其道

也嗚呼由周文武觀之雖聖德之君庸可忽諸

二年五月十三日進故事

前漢杜欽傳云禮一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

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

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髙年書云或四三年言佚欲之生害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享國察近屬之符驗禍敗曷嘗不由女德是以佩玉宴鳴關雎歎之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

臣竊謂宗社重事莫重於繼承陛下聖明超越前古雖春秋鼎盛未嘗不切切以是爲念實九廟億姓之

至願也然事有至理求諸己者未盡徒欲為不已之計亦未之思也臣聞土之積也不崇不足以興風雨水之積也不深不足以生蛟龍凡變化之所為其積之貴於厚蓋如此故欲蘖之榮者必培其本欲種之實者不槁其苗一日之暴能勝十日之寒者也是以聖人清心窒慾葆精嗇神居内之日常少居外之日常多為是也陛下誠鑒古人所謂威儀之節壽考之福與夫佚欲之生害也試居内之日一月之間纔一

再焉如是疑不過三四月必有夢熊羆者矣乃所以固壽命之本根謀嗣續之要道也臣不勝區區顒獻愚衷輙忘瀆尊之罪惟陛下裁擇

五年五月初一日進故事

唐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耶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黄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

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帝曰誠然

臣聞君子之養其德常使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況為人上者語默動靜繫天下之觀感乎故書稱文王武王曰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人君之動則當爾也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人君之言則當爾也曷敢嘗為人而作輟哉如劉洎之言善則善矣然若徒以善惡之名動太宗是使人主惟名之卹耳未廣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

千里之外違之故君子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使史官不記天下人復不記而其應違如此言行之樞機可以不謹乎哉

五月二十二日進故事

司馬光紀聞云國朝皇祐二年詔陜西揀閱諸軍及新保捷年五十以上若短不及格四指者皆免為民議者紛然以為邊事未可知不宜減兵又云停卒一旦失衣糧歸鄉閭閭必相聚為盜賊緣邊諸將之爭尤甚是時

文彥博為相龎籍為樞密使固執行之不疑是歲陜西所免新保捷凡三萬五千餘人皆歡呼返其家其未免者尚五萬餘人皆悲涕恨不得去且云陜西縁邊計一歲費七十萬貫養一保捷是歲邊費凡減二百四十五萬貫陜西之民由是稍蘇

臣嘗聞太宗皇帝嘗曰兵雖衆苟不檢閲與無兵同誠哉是言也夫兵不檢閲豈徒冗食之為民害彼誠疲懦無用則聞敵先恐遇戰輙潰是其敗吾事何可

勝言皇祐揀法之舉真可為後世法也或曰時異事異且如今日諸將之兵大抵皆烏合之衆汰之則無所歸豈承平時籍民為兵之比臣應之曰古者兵有上中下駟不必同也程其技能而等第之亦在主將而已不能戰者以為下軍使屯耕而優分之衆獨不可乎若謂諸將所部皆貔虎之士不可得而揀汰則無是理在朝廷斷而行之耳豈惟少蘇民力師老糧乏之患在朝夕今日之務莫此為急惟陛下留神焉天

下幸甚

九月十四日進故事

唐薛收傳太宗入觀隋宫室且歎煬帝無道殫人力以事奓侈收進曰峻宇雕牆商辛以亡階土茨茅唐堯以昌始皇興阿房而秦禍速文帝罷露臺而漢祚永後主曾不是察奢虛是矜以及於禍亂何比之能保哉太宗重其言

臣嘗竊謂薛收非善對者也夫煬帝以奢虛亡國與

商辛秦皇無以異太宗既知之矣徒賛其言奚益人臣欲進德於其君當隨事有所啓沃收胡不曰創業之君起於艱難故未嘗不儉苦其修心之動多在於守成之君如隋髙祖最尚朴素一傳而為煬帝而窮奢極侈已如此凡以坐享安富欲敗度而無所忌憚縱敗禮而無所儀刑故也然則人主身自創業知儉非難但當作事使子孫可法耳故言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然後可以垂裕後昆一以禮義子孫豈遽至於

窮佚欲以取禍敗耶若隋高祖者徒儉而已未見其能訓臣故曰收之對未善恨其無以警太宗也

六月初三日進故事

三朝寶訓太宗皇帝嘗曰大凡有國家者未有不欲進君子退小人然君子少而小人多何也呂蒙正曰此繫時運盛衰苟邦國隆則君子道長及其將衰則小人在位

臣嘗竊謂呂蒙正之言殆以天廢人非正論也夫君

子小人以類而進人君誠用小人則舉朝皆將小人而亂以作矣時運之所以盛衰乃繫乎用人之得失而曰邦國隆盛則君子道長及乎將衰則小人在位然則亦將一聽其自爾耶考之於易小往大來則有君子道長之象馴致而為否亦辨之於早而已矣故人君未嘗不欲進君子退小人而君子常少小人常多者其弊在於邪正不明而無以辨其邪正故也君子小人雜然並進不復甄别則小人得以巧濟姦合

黨締交而其類實繁君子固恥與之比肩望望然去之而立於朝者寡矣何則小人立於君子之間如木之有蠹苗之有莠蛇虺之在居室終必敗類肆毒而後已豈容君子之多也哉因人主樂軟美而厭規切則以諂諛之言間之欲變白為黑誣詆中傷則以疑似之迹投之欲迎合快意一網而逮盡則以朋黨之說去之此不可不察也從古以來治少而亂多者職此之由耳可不鑒諸

十一月二十五日進故事

司馬光紀聞慶歷四年四月戊戌仁宗皇帝與執政論及朋黨事范仲淹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為黨不可禁也在聖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

臣嘗竊謂朋黨之名實生於君子而成於人君何謂生於君子蓋天下有正理凡謂之君子則必共由是理故其出處論議往往不謀而同不約而合則其立

於人之朝也亦豈有異趣哉是以小人指以為朋黨也何謂成於人君夫君子小人雜然相間於前人君初不知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姑竝畜而兩成之是以君子成君子之黨小人成小人之黨卒之憤惋切齒而其牢終不可破以致於敗壞國家與之共亡而後已是則人主之過也何則彼是此非之說雖若難辨要能察情觀事以理揆之則亦安所逃乎今夫直道而事人君子也小人則以阿順為愛君本義而賤

利君子也小人則以掊克為敏於事君子無所爭難進而易退小人固寵保位一與人校則必巧肆詆陷期於勝而後已以類推之雖情偽萬態而其大致然耳人主為虛其心而辨之於早則君子小人得矣不必致疑於黨也若偲偲然以朋黨為慮則任賢不得不貳去邪不得不疑疑貳存於胷中是使小人得以乘間抵隙而衆君子不復容於朝矣此甘陵二部之釁牛李白馬之禍所以遺萬世之恨也臣竊以范仲

淹歐陽修司馬光皆本朝元臣其所論朋黨之事如出一口大槩皆如臣所言而修所著朋黨論五代史書六臣傳後尤為深切著明臣願陛下書於屏幙間以為鑒戒實宗社萬年之福也

六年正月二十五日進故事

三朝寶訓太宗皇帝至道三年陳頴二州有饑民上曰朕為民之心至矣蒼生福薄遂致天災流行廩食不充朕夙夜思惟救民防患之術聞京師豪民藏粟幸其災

歉以邀厚價亦嘗諭教俗未能變豈教之未明將牧民之官不能宣道詔旨而豪縱無知耶朕法天撫育固無間然

臣聞天災流行國家代有雖堯湯之世所不能免惟聖帝明王修德於内修政於外是以雖有饑饉而老弱無溝壑之患壯者亦不致於流為盜賊凡以備之有素救之有術耳臣竊以去歲旱熯為災除行朝輔郡淛西一帶豐稔外自淛而東江東西湖南北往往

赤地相望而比閭食糟糠者皆是而流離道路間相枕籍而死者不可勝數所在州縣不惟無以賑卹之催科急迫尚如平路略不少寬近聞中等上户僅有食者亦不免逃移深可駭也夫周官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十有二曰除盜賊蓋必先散利以救之薄征以寬之至於索鬼神則所以聚之者無不備至然後可以言除盜賊設待之者未至則盜賊固未可除也何則老弱無食有死而

已若壯者則必不肯死聚為盜賊勢則使然烏可以遽責之哉是以聖人之政必為之周慮而備卹之者如此臣願陛下詳奉祖宗寶訓申敕牧民之官寛其賦租盡發倉廩與民間之有餘粟者量地遠近通融救濟庶幾饑民稍得食而盜賊亦可消弭矣此所謂法天撫育罔有間然者也生靈幸甚

九年五月初七日進故事

唐李絳傳憲宗曰諫官論奏不實欲黜其尤者一二人

絳曰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
以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四五及
將以聞則惲而又削其半故上達者財十二何哉干不
測之禍顧身無利耳
臣謂李絳之言姑欲釋憲宗一時之怒耳如謂天尊
地卑君臣之勢難合每如此則不可也夫至理所在
猶芻豢之悅口人臣之進說誠有當於人心切於事
情亦何難聽之有當於人心切於事情而不聽則庸

君耳不然則進説者其誠不足以動人主耳言出於愛君之臣而君非庸常不材之資又何至每以為難如此古人譬以石投水又云從諫如轉圜曾何嫌疑之有是則聖君賢臣相與之道也

八月初三日進故事

三朝寶訓淳化四年東窰務請以退材供薪詔使臣閲視擇可為什物者作長牀數百分賜宰相樞密三使司因謂李昉曰山林之木取之甚費民力乃以供爨亦可

惜也昉曰陛下聖智高遠勤儉求理事無大小動出意表雖在微細無有遺棄古人以竹頭木屑皆可充用正在於此唯慙臣下不克盡副天心

臣聞謹乃儉德惟懷永圖自古帝王之盛德未有不以勤儉爲先是以必仁民而愛物仁民則不忍其勞愛物則不侈其用所謂暴殄天物以奉一己之私者無有也夫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下逮鳥獸草木蟲魚必使之各由其道各得其宜則帝王之

治舉矣太宗皇帝仁民愛物之至史冊所書不可殫舉如以木為牀分賜近臣所費幾何而必以退材之可薪者擇而用之其儉德可見矣又若官造弓弩屠牛至多乃令惟縱理用牛筋餘悉以羊馬代之歲省牛筋可千萬計之窐務深院每歲賦民蒿數十萬乃令以木柹代之遂減折科之半嘗有油衣帟幕已敗壞者有司悉欲毀棄因令染院染練改製得旗幟數千凡此皆有司之事耳而仁民愛物之意無所不及

而況大於此者乎是皆可為後世法也

九月二十三日進故事

石介唐鑑或曰人君深居九重之內朝廷千官百辟比肩而進接武而退何由辨得賢臣而用之何由辨其姦邪而去之對曰賢臣與姦邪迥異耳非為難辨也在人君密審而熟察其可見也昭昭矣其好直言君之短者好直訐君之失者好忠謀不避死者好補時政之闕者好不從君之欲者好不徇君之私者復為當朝正人之

所延譽者為左右小臣之所譖毀者為宫掖嬪后之所憎惡者此則賢臣也其好隨君之意順君之旨伺君之色候君之言探君之心徇君之欲好詭隨而從衆好循默而不言復不為朝廷正人之所延譽者為左右小臣之所薦引者為宫掖嬪后之所稱美者此則姦邪也君以此察之賢臣姦邪甚易知也明皇欲罪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張九齡不奉詔李林甫曰此家事耳何須謀於外人明皇欲加牛仙客實封張九齡奏為不可李林

甫曰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凡人觀之皆以為九齡賢林甫姦而明皇怒九齡不順己善林甫能承意貶九齡而相林甫此明皇之不察也傳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明皇失之致海内罹毒國祚將傾豈止誤己千里也任人之際可不察歟

臣聞人主之職惟在於用人用人之辨君子小人而已察見其為君子而用之察見其為小人而去之則人主之能事畢矣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為聖帝明

王以此而已然而時君世主每於此不能者何哉非哲不足以知人則顧治之心不切未能勝已之私故耳蓋君子小人揆之以道考之以事固不難知而闇於理者或不足以知之亦無足怪若夫無顧治之誠而有輕天下之心則於君子小人不必不知也惟恱其順已者故於君子終不能用於小人終不能去此則為可罪也明皇是已明皇嘗謂林甫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是知其不可用而用之也非有輕天下

之心而何故後世有願治之誠者當以明皇爲戒也

十年二月二十九日進故事

三朝寶訓咸平二年真宗謂張齊賢曰賞罰二柄乃馭臣之銜轡不可不謹誤賞其功猶或庶幾乎若罰不當人何告訴尤宜重其事

臣伏覩自祖宗以來明謹刑罰惟恐濫及於無辜忠厚之至古無有也而近時奉法之臣容有未能體朝廷之意者臣嘗竊有恨焉夫有諸路監司朝廷委以

監察官吏之能否功罪而行賞罰者也往往自謀太
過而不暇於謀人如一司有所發擿諸司必劾奏相
應惟恐後闕時初不闕之果有罪與否也規免
失按之責而已設有無辜闕文劾之從
舉將傳致其罪無復有清脱者此最今日闕宗
皇帝亦嘗謂宰相曰近者諸處奏陳官吏闕
挾愛憎自今當令明坐功過三數條以驗虚實臣
願陛下申嚴明坐之禁不許劾奏相應則無辜者庶

獲免矣是則祖宗之美意也

高峯文集卷六